

日本春秋

純青著

大正出版部發行

28

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初版

版權所有翻印必究

著 青 純
秋 春 本 日

行 發 及 版 出
館 報 公 大

重慶一中一路一百三十二號

香港皇后大道中三十三號

定價國幣一元
外埠酌加郵費

胡政之

中日兩國能夠相安嗎？答曰：能而不能；不能而能！

中國與日本，壤土相接，同種同文。中國人向來愛和平，講信義，從無利人土地權利之心，抑且無其必要。日本乃是海國，國防安全，全賴他國之來往，所以中日兩國先天地應該可以相安；況且隣居終是隣居，中國恨惡強鄰，決不能遷就鄰國。日本雖不起中國，也斷不能移向別一世界，彼此既然誰也遷就不得，則終無修好之理。到頭是兩兩吃虧。這是說中日兩國能夠相安。

但是，中日兩國人的性情習慣，傳統思想，却實在相差太遠了。日本是國小而強，其人民就亦驕亦淺，充滿著島國根性，好動而急激，褊狹而多疑，加以一直受著狹義的國家主義教育，帝國主義的侵略思想，武力崇拜，差不多成了日本人的第二天性。中國人却是大陸風度，持重而迂緩，麻木而和厚，加以從前多少年國民教

育沒有堅定的方針，社會思想蕪雜混沌，沒有固定的規範，以致政爭迭起，內戰頻發，國力消耗，益易爲野心無限的日本所乘。雖然十年以還，政治、教育，長足進步，然而日本人眼中或則祇看見舊中國的痼疾，而沒有正視新中國的成長，或則忌嫉新中國的發展，而誤以爲有力量可以把她摧毀，情形如此，雙方便就造成了不解的衝突和悠久的對立，終於推演到這次的空前大戰。這是說中日兩國不能夠相安。

其實中國與日本先天的原本可以相安，而且應該相安，但以後天的原因，激成了對抗不並立的狀態，這其間最大的癥結，就在日本強而中國弱，日本忌中國而中國怕日本，所以假如中國真能強盛起來，使日本覺悟到忌嫉之無用，與中國之終不可得而亡，易敬凌爲尊敬，變侵略爲和善，則兩國不僅可以相安，更可以進而求取共利互惠的合作。這是說中日相安之不能而能。

我們一向希望中日兩國和平相安，二十年來持論一貫，所以『九一八』以後，儘管有人主張對日作戰，我們却從不輕於附和，但是一自七七事變，繼以八一三上海戰事，日關下了決心，必要奴隸中國，於是以向主和平的大公報，從此一變而爲百折不撓的主戰派，我們爲著這，不惜犧牲營業，拋棄財產，舉起一支禿筆，天

南地北，播遷流離地巡迴辭報，和日關斯折，這因為我們具有堅確的信念，認為既已打了起來，便應當不勝不止，須要讓驕而淺的日本人，認識認識中華民族堅韌不拔的正義感，和頑強不屈的抵抗力，使他們和她們澈底覺察到中國之不可侮，服輸認錯，悔過自拔，抱著『南人不復反矣』的心境，變更國策，放棄侵略，而後和平乃可恢復，兩國乃可望得長久地相安。

我們相信，這兩年來的鐵拳頭，快把日本教訓夠了！這一本『日本春秋』，便是中日大戰成績的活紀錄。我們要用此為日本預撞喪鐘，昭告國人，益堅抗戰必勝的信念！

民國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寫於香港大公報館

前記

把幾篇文章集成小冊子，原非我不意；我的本意很想暢所欲言地寫一本比較有系統的書。但目前主觀與客觀的條件，皆不我許。這裏選集的，是自今年初春至深秋我所陸續發表的關於日本事情的東西，內容大概都是一年來日本的重要或根本問題。這些問題多尙在發展，不能說它是「明日黃花」；從而我相信這些文章，若干年後仍有詳細回顧的價值，故把它集了起來。回顧這一年來日本的坎坷狀態，使我憶起鄭板橋的詩好像可以解日本的嘲，詩云：『堂堂不華，蓄意待秋；秋又不實，行將誰尤？』因此偶感，我便命這小冊子，名之爲「日本春秋」。

純青

二十八，十，二十一。

關於「東亞協同體」

批判侵略者的基本理論

(一) 汪逆倒幕

愛日本的日本人」室伏高信，自稱又溺愛中國，愛北平的古色黃昏，愛上海的人烟雜沓，愛揚子江頭的夏柳清風。他致書給中國的智識階級，具道戰線歸來的日本戰士，一概讚揚中國人愛國，中國人勇敢（見日本評論今年七月號）。但是「中國人」沒有一個要聯誼室伏，而願意回答一聲。

九月二日室伏由博多搭乘飛機來華，作日本民間使節，於九月七日訪問「中國的漢奸」汪逆。據日本評論十月號刊載「汪兆銘會見記」一文所記，室伏要求對汪逆陶逆（希望），彼此以「愛國者」的資格交換意見。汪逆戰戰兢兢說：『我們的運動，在貴國的占領地域內，在貴國軍隊的保護下，而中國所要求的，第一是要做自由國民，我們為這個矛盾苦死！』（該誌七一頁）室伏說：『我也是日本對華政策的批判者；但是請您相信日本當局吧！「帝國主義」已經不存在於日本的中樞。』在種種

的甜言蜜語裏，室伏提出了侵略者的基本理論——東亞協同體問題。

汪陶二逆皺緊眉頭，汪逆說：「『東亞協同體』這個字面，中國人很難理解。你們譬如富有者，不明白窮人心理。」又說：『我自己，非常了解貴國的立場，無奈中國人均不諒解。中國的智識階級，對貴國狐疑恐懼，嘗過苦藥的中國人民，無不以為『東亞協同體』乃征服者的思想。』在愚國路的廢廟，汪逆招集其部下，舉行晚餐會，歡迎這位異國的佳賓。因為在孫總理遺教裏，找不到那個生硬名詞，於是汪逆建議：『協同體理論的真意在那邊，我知道了。但中國方面，通行大亞洲主義，內容是一樣的。貴國採用『協同體』之名，中國以『大亞洲主義』表現協同體內容，不就好了嗎？』（該誌七三頁）倒審得很，這個取巧並沒有得室伏的同意，其實室伏對「協同體」也糊裏糊塗，他回答說：『貴國訴於貴國的名詞，是政治秘密，本未嘗不可，但是兩國該有共同的理想，並理論化之，才可以指導大眾。』

（二）協同體的两面

連漢奸也不接受的「東亞協同體」理論，它所發生的根據在那裏呢？

近衛聲明「建設東亞新秩序」，在理論方面即是「東亞協同體」；這個理論的來源，第一，矢崎彈說：「這幾萬英鎊永眠於大陸，從日本人民榨出幾十萬萬的國帑花於大陸，唯一所得，只是相顧失

色，知道中國不可侮，並衆口齊聲要求再認識中國。」（日本評論四月號六八頁）因爲「再認識」了中國的民族問題，以爲對華實行「帝國主義政策」不可能，於是產生「東亞協同體」理論（今年正月中央公論尾崎秀實的論文，特別着重這點）。『東亞協同體』的最主要一面作用，就在迷蒙日本奴化中國的關係，是日本對中國的意識武器。

但在另外一方面，主張以改革日本國內社會機構，作爲建設「東亞協同體」前提，誇耀「協同體」理論，高於資本主義及社會主義。這種主張滲透「協同體論者」大部，因此之故，據說平沼對此理論，甚爲冷落。就這一點看，「東亞協同體」爲日本法西斯主義，於國內法西斯運動，亦起相當微妙的作用。如果忽略了這點，對於「東亞協同體」，便不能作正確的把握。

（三）「亞洲的歸亞洲」

許多「協同體」論文，像日本社會或日本的法西斯運動一樣，表現了極其駁雜，各有各人的觀點。有人三木清站在超民族的理性及道義之上，尾崎秀實站在東亞經濟集團的經濟利益之上，蠟山政道強調地域的運命，井伊亞夫從文化史演繹觀念論，五光十色，不一而足。假使我們追問這班人：爲甚麼中國人要跟你們「協同」？他們的總答覆是：『上帝的東西歸上帝，凱撒的東西歸凱撒，東亞的東西歸東亞！』換言之，除了找到一條地域接近的原因以外，實排不出對中國人說教的理由。也就是說，

「協同體」這個東西，除土方成美引用江戶時代日本學者佐藤信淵的一點淺薄理想以外（經濟學者旬刊一月一日號二五頁）在歷史上在社會上在哲學上他們都不能證明它是「東亞的」。有之，便是像近衛向濱在於中國國民之間的所謂「東洋的本能」愚妄招魂（見日本評論八月號）而已。這實在是欲蓋彌彰，東亞協同體乃吸拾着西方「全體主義」的唾餘，赤裸裸的帝國主義侵略論。它與孫中山先生的大亞洲主義完全不同，中國的大亞洲主義繼承東方文化的遺產，但並不立脚於地理的界限。孫中山先生說：『俄國最近新文化，極合我們東方的舊文化。你們日本民族得到了歐美的霸道文化，又有亞洲文化的本質。』（大亞洲主義）他相信俄國，懷疑日本：『日本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呢？或是做東方王道文化的干城呢？』因受歷史及現實客觀條件的限制，日本只配是日本，不配是「東亞」，假使要用地理做界線，我們要對日本說：「中國的東西歸中國」，『我們要完全收回我們的權利，要訴諸武力！』（中山全集一七三九頁）

（四）非帝國主義

在消極方面，東亞協同體假託近衛聲明：不要求割讓土地不要求賠款這個前提，企圖隱蔽日本對華用武非帝國主義行動。又在政治領域及在經濟學上舉出了論證，像谷口古彥，他列舉：『（一）日本無過剩資本可以輸出（脆弱），（二）日本非金融寡頭政治（日本封建勢力的問題），（三）日本

資本在滿洲沒有投放自由（現在已是財閥的天下），（四）日本於大陸不支配政治（只支配傀儡）。」（大意見日本評論八月號東亞建設的理念篇）谷口用量的，現象的，掩蓋了本質。我們承認日本資本主義的主觀力量及發展階段，絕對不足以吞滅整個中國；妙是說，傾日本所有資本不足以開發中國資源，傾日本所有商品不足以填滿中國市場，傾日本所有武備不足以佔領中國全土，這是事實，這個事實便是產生「非帝國主義論」的現實根源。但是儘管「不足」，日本資本還是向大陸滿洲流注，日本軍隊還是在進行征服中國的侵略行爲，在本質上，絲毫不減帝國主義的色彩。反之，正因經濟力量不足，故愈以軍事冒險代替。

這裏在理論上，他們首先要模糊日本與中國的關係。日本的雜誌「評論」及「國民建設」專門傾向於研究這個問題。所謂「東亞協同體」他們認爲即是要建立東亞聯邦，「東亞聯邦是最高度的國家結合體」，比現在任何國際關係都密切，在實際上及道義上，日本負組織者的責任。」（評論一月號二〇頁）『參加協同體的各個國家，內部無外交關係，對外則外交統一，軍事亦必須統一。』（同上二六頁）我真想請教山崎靖純一下，不知他在那本政治學上發現無外交與軍事的國家？在「國民建設」，鮮田工也同樣地，畏敬及思慕日本的「國體」，他說，日本對中國，要結成爲互相調和的高次體系（該誌一月號十六頁）。在這樣政治體制之下的經濟關係，據山崎理想：第一「滿華三國實行「適地

「商業」的產業分配，第二，三國通貨結成連鎖的關係，第三，限制協同體內的貿易，積極向外部輸出，提高綜合的輸入能力（大意見評論一月號三零——頁）。總而言之，由日本支配中國政治經濟文化。假使這樣說不是帝國主義，那麼世界上既無所謂殖民地，帝國主義這個名詞，也根本不存在了。

（五）民族問題

「協同體」理論不能效希特拉高唱「血比水濃」的民族主義。主觀主義者的三木清覺得日本國內既提倡民族主義，否認中國的民族主義殊屬矛盾。船山信一亦抱同樣的趨向，即所謂對中國的民族主義，重新考慮。考慮的目的，是要緩和中國民族抗日的情緒。但是三木與船山們備受攻擊，例如新明正道指斥其「違背事實」，中日兩民族不可以等量齊觀，「協同體理論湮沒了民族」（湮沒優秀的征服民族）；杉山平助尤其主張「二物合併，一定有征服及被征服」，日本一定要征服中國，罵三木大開「調和之門」。因為日本民族優越的不可抹殺，所以「協同體」必須超越民族。三木抬出「合理性」與「道義」二類的倫理範疇，要溝通民族界限。船山說「東洋的全體思想特別在家族」，然而中國的家族主義是關門的，日本的家族主義是開門的。（見改造三月號三民主義的思想性格篇）從這一切的話裏，加以邏輯的推論，協同主義的民族關係，是家長制的。爲了要保持家長關係，有人甚至主張把「東亞協同體」改做「東亞綜合體」。因為「協同」是西歐的，「綜合」是東亞的（谷口）。一個民族對他

民族享有家長的監督權利，說是解決了民族問題，說是「解放了中國，要收拾中國民心，要中國抗日，日本學者這是白癡！

（六）「協同體」在日本國內

「協同體是甚麼」？岡本清一的意見可以代表，他說：「協同體是資本主義終焉以後次代的社會姿態。它一面反對資本主義，一面反對社會主義，站在第三的歷史立場。」協同體以國家為據點，「首先要建設『國民協同體』，然後建設東亞協同體。」「國民協同體」即是「農民有農村協同體，勞動者有企業協同體。」（見國民建設二月號）這裏我們要問：日本國內是否已經實行了協同主義？曰：未也。日本之右翼的協同主義者，「正過着修道生活」（緋田）。他們批評「現在的日本政治只有政策」，談不到主義。我們不禁又要問：滿洲實行了協同主義沒有呢？曰：沒有。他們承認，『滿洲建設與三千萬的滿洲農民無有關連』，『日本佔領地域的經濟建設，都是資本主義的營利主義。』（見國民建設一月號尾崎陞所作視察滿洲及中國）換言之，協同主義只是一種才在萌芽的空想，在日本國內某種場合，則被用為右翼法西斯要奪取政權的欺騙宣傳。協同體不能否定資本主義，用不着說；它與西方法西斯主義本質，沒有不同，但更反映日本資本主義的封建性脆弱性及複雜性。其次日本政權還不是完全法西斯的，所以協同體理論也便帶了一半在野性。

(七)「協同體」與漢奸

然而協同體理論必須與漢奸理論奸通，日本要求周遊佛海修改三民主義，繆逆就發明了「新民主義」都是爲這個緣故。當中最重要的一步工作，是把民族主義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鬭爭精神勾消。這就是汪逆所謂「大亞洲主義」，可與東亞協同體內容相同，繆逆所謂新民主義的民族主義，是「天下的民族主義」——把民族擴大爲「四海兄弟」，讓日本進來。請日本進來之後，還得尊之爲主人。陶逆希聖說：『日本今後在東亞及在中國的優越地位，中國人不能否認。』（日本評論十月號一〇九頁）其次還須承認日本侵略中國爲合理，汪逆說，「不得日本的援助，中國革命永不能成功」；繆逆更把民生主義的唯物因素除去，他說：『有德此有土，版圖擴大或喪失，是道德消長之徵。』（支那去年十月號一四一頁）就是說，土地無主，日本「有德」，故日本可以佔領中國土地。繆逆不但以奴隸道德詭媚異族，且將鬭爭的政治生活，歸宿爲宿命的宗教，他說：『政治主權不在於人民，在奉行天道之人。』（同「一四五頁」）『天道公平無私，惟助有德。』（同「一三八頁」）就是說，「天道」在日本，吾人不可抗。漢奸的理論工作，第一步是這樣地，但是接着第二步已經開始，他們還需要接受「協同主義」，以與中國的共產主義（連重慶的中國中央政府包括在內）對立，例如在汪逆的政綱中已經寫下：『吾黨以反共精神爲奮是。』一定有一天，他們會喊出：協同主義正是我們「純正的三民主義」的母親呀！

阿部內閣及其政策

(一) 阿部內閣成立的經緯

八月二十八日上午十時五十分平沼內閣提出總辭職，總辭職理由據平沼首相聲明要旨如下：『因此次蘇德不侵協定，歐洲天下產生複雜怪奇的新情勢，日本必須打斷向所準備的政策，另闢蹊徑，轉換局面，一新人心，故不敢再狎皇恩，眷戀現職。』照這個聲明看來，可知平沼內閣掛冠的直接原因，主要是外交失敗。唯其如是，故平沼內閣的總辭職，在八月二十三日蘇德不侵協定簽字後一二日，早已決定。後繼內閣首班的人選，湯淺近衛與平沼主張再舉薦廣田，直至二十七日廣田的家裏，還包圍許多記者。但在二十五日軍部已開始反對廣田組閣運動，板垣於二十六日進見近衛二十七日進見平沼，表示對廣田不滿，理由是：『廣田對外政策，重視英美外交』。在重臣眼裏尚有第二個的候補者字垣，但字垣比廣田更受軍部的反對，尤其反對字垣的親英態度。在軍部同意之下，或謂係軍部首先提出，『大命』未降下以前，已決定阿部信行組閣。阿部信行二十八日夜受命，設組閣本部於霞山

會館，於是軍部與重臣開始鬭爭阿部內閣之閣僚人選及內閣政策問題。

組閣本部在霞山會館之外，尚有兩個地方在背而操縱。一是前田侯爵邸內的敬義塾，一是三宅坂。前者是近衛一派的臨時司令部，後者是軍部的本大營。在阿部內閣未成立前，陸海軍共同提出要求四項：（一）應以迅速步驟處理內外進展之情勢，即期望日本國是「日新」，當機立斷，勿再坐失良機。（二）對處理中國事變，應獨力衝破，對實施總動員法，不得再事姑息；應擴大總理大臣權限及確立總動員的指導權。（三）國內政策應振刷國民精神，充實國防力量，擴充生產力，強化貿易統制及確保軍需對策。（四）外交政策之基幹，為處理『事變』方案，須堅持既定方針，以貫徹目的，向『新東亞建設』邁進。對歐政策的基調，須徹底以『自主』見地，促各國協力。如妨害日本事變處理，即應斷然排除。在阿部受命組閣以後，軍部向組閣參謀長遠藤柳作要求：閣員不得超過十名，要採取『少數閣僚制』。阿部往見近衛表示反對少數閣僚制，尤以應付議會種種不便。軍部聞訊，攻擊遠藤食言，一時組閣陷於難產。二十九日午前阿部與板垣會晤，板垣告以組閣成否之關鍵在於是是否採取少數閣僚制。阿部見勢頭不好，是日，組閣參謀果然宣佈採用少數閣僚制。由是乃開始銓敘閣員工作。

四

關於閣僚的人選問題，近衛方面似較勝利，小原直在廣田組閣之時，因軍部反對不得入閣，現竟

任內相，河原田也是近衛的人。但相反一面，如軍部排斥勝正憲（後以永井代）及要求首相兼理外相，亦皆聽從。總之，阿部內閣自懷孕至誕生，處處受軍部干涉，影響。同時，元老重臣方面則隨時予以支持。——此外尚有不可忽略的一點：此次決定阿部組閣差不多與西園寺已沒有多大的關係，奏薦內閣總理大權已操在湯淺近衛手中。湯淺於訪西園寺回抵東京之時告人：『西園寺公與我們（指他與近衛）所見不謀而合。』所以有人說這次阿部組閣實開一異例，對今後奏薦首相人選有極大的關係。實言之，近衛將不再是個『八面美人』。

（二）阿部內閣的人物構成

阿部信行是宇垣系的將領，但不僅以這一個資格登台。他是沒有得過『金鷄勳章』的大將，也未會當過大臣，在軍部裏無赫赫名，對政治認識非常平凡。近衛湯淺之贊成奏薦阿部，測其用意大概是：第一，阿部是軍人，以不同系的軍人對付軍部。第二，測驗宇垣的政治意識，可否施行。第三，阿部仍然可以納在重臣湯淺近衛的系統裏面，不使政權全部落入少壯軍人的掌中。據說，木戶孝一的千金乃阿部令郎之妻，以這個姻婦關係，已經把阿部算入近衛陣營。

阿部以外，近衛系在阿部內閣的勢力，比在平沼內閣時代還要大。文相河原田豫言乃近衛異母之弟，內相兼厚相小原直，法制局長唐澤俊樹，皆是時局懇談會中心人物。『時局懇談會』形成於近衛